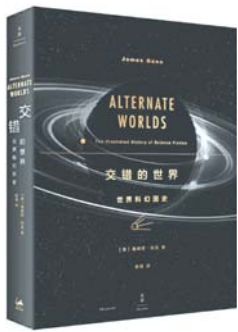




科幻世界

作为当代世界科幻界公认的权威,詹姆斯·冈恩在科幻文学史著作《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图史》中,如数家珍地讨论了影响整个科幻小说流派,以及在科幻小说发展道路上发挥作用的作者和代表作品,为不断变化的科幻小说勾勒出清晰的脉络。这部书的中文版由科幻作家刘慈欣作序,对科幻作品的“原力”进行了阐述,这个“原力”也许是不成熟、不文学的,但它是科幻最本源的精神动力,并创造了科幻的黄金时代。



《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图史》
[美]詹姆斯·冈恩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科幻的原力

□刘慈欣

科幻文学的发展伴随了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以来的大部分近现代史,对它发展历程的研究也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兴趣。与其他文学体裁相比,科幻文学有着更加丰富的不同侧面,因为它涉及科技与文学两个领域,在这里,科技与文学不是简单相加的关系,而是相乘的关系,会产生更加丰富的内容;同时,它的文本既有大众通俗文学类别的,也有偏向主流文学的;以上因素产生了科幻文学丰富多样的复杂景观。科幻文学的这种复杂性当然也反映在不同的科幻文学史著作中,这些著作对科幻史的研究有着不同的视角,这些视角的差异之大,甚至让我们怀疑它们说的是不是同一种东西。

国内最早译介的科幻文学史著作应该来自苏联,我曾经看过一本这样的篇幅不长的书,现在已经很难找到,名字也记不起来了。其对世界科幻小说史的介绍主要侧重于由科幻小说所反映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衰落和腐朽,这本书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对像《1984》这类政治性较强的作品所做出的另一种解读。国内后来译介的比较有影响的著作是冈恩的《科幻之路》,主要是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展示和分析来勾勒科幻文学的发展历史,很具体形象,对国内科幻研究和创作都有一定影响;再晚些有亚当·罗伯茨的《科幻小说史》,从宗教的角度来研究科幻文学的历史,认为科幻小说的出现和发展与基督教新教有重要关系;奥尔迪斯的《亿万大狂欢》作为西方科幻经典译丛的一本在国内出版,这部被认为是科幻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著作,但奥尔迪斯作为科幻文学新浪潮运动的主要作家之一,是个典型的文青,纯粹从文学角度研究科幻史,在长达六百多页的洋洋巨著中,像阿西莫夫和阿瑟·克拉克这样的现代科幻巨头在其中只占了寥寥十几页,且笔调极尽轻视与不屑。

我们面前的这本《交错的世界》,是目前在国内翻译出版的唯一一部从科幻视角写出的科幻文学史。本书生动地展示了科幻小说是如何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下诞生和发展的,书中叙述了不同阶段科技的发展对科幻小说的影响,从蒸汽机到计算机,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这些影响深刻地决定了科幻文学的走向。本书研究了科幻文学形态的变化与当时科技大发现和发明的密切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本书的结尾有两个表格,其中之一列出了科幻小说中出现过的主题,每一个都与科技密切相关,同时列出了与每个主题相对应的代表作品;第二个表格很长,名为“西方文明、科学、技术与科幻小说大事记”,列出了从史前火的使用到iPad的问世之间整个文明史中的主要科学和技术进步,以及重大的历史事件,同时列出了相应时期代表性的科幻作家和作品。

作为一名科幻作家和老科幻迷,读这本书时有一种扑面而来的亲切感和归属感,像在看自己的少年和青春。这种感觉在阿西莫夫为本书第一版所写的序《我爱你,科幻》中也有所体现。

这倒不是说欧美的科幻文学史与中国的相似,事实上两者有很大差异,这种相似是在精神和情感上的。

《交错的世界》准确地再现了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的时代特征,那时,世界已经进入电气时代,技术开始显示出它改变生活和世界的巨大力量,并带来日新月异的变化;同时,科学也在产生着革命性的突破,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让人们眼中传统的世界图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宇宙开始以更神奇的面目出现。另一方面,科技尚未像今天一样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后来的许多划时代的技术突破尚在孕育中,科技的负面作用也尚未充分显示出来。科技仍在人们的心目中保持着神奇感和疏离感,这使得当时的读者对科技可能带来的美好未来充满了向往,也对科学所揭示的神奇宇宙充满了好奇心。当这种向往和好奇心被生动的文学形式所表现时,如干柴遇烈火般得到了广泛共鸣。

这种感觉可以被称为科幻的“原力”,这种“原力”像一种神奇的催化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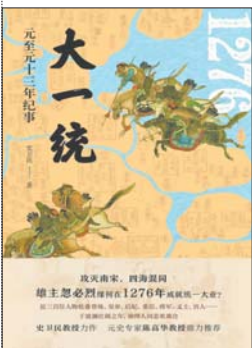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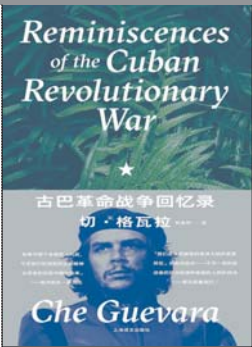
不得不指出的是,科幻黄金时代特别是初期的很大一部分作品,在今天看来无论是从故事性还是文学性上都是相当拙劣的,但“原力”这种催化剂可以化腐朽为神奇,让这些作品在科幻读者的眼中焕发出无穷的魅力。这种感觉每一个科幻迷读者都经历过,且不分国籍和地域。我清楚地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读到的那些科幻小说,其中许多即使以当时的标准看也都故事简单平淡,人物平板,文笔粗陋,但仍然很让我着迷,因为那里面有科学幻想。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看过的每一篇这样的科幻小说,比如上世纪70年代末的《科学画报》上刊登过一篇译自东德的科幻小说《神秘的马希纳》,说一个机器人从银行抢了钱后扔进垃圾堆,被追捕直到没电被抓,整个故事没什么悬念和转折,十分平淡无趣,更谈不上什么文学性,但我当时很喜欢这篇小说,就因为其中有机器人。

阿西莫夫曾经说过一句很让人吃惊的话,大意是:需要给年轻人提供大量的粗陋单纯的科幻小说来阅读。这话在今天看来确实不可理解,这里面就有科幻“原力”的因素。他在本书第一版的前言中生动地描述了那种感觉:

……我只是一个爱看科幻小说的孩子,从阅读中体会到了那种莫名的快乐。

我嫉妒那个孩子,因为后来我再也没有体会到那种快乐,也不再有这种指望了。我也经历过其他带给我快乐的事情……但没有一个能带来不掺任何杂质,让人全身心投入的彻头彻尾的快乐。当你伸手去拿一本新出的科幻杂志,攫住它,捧着它,打开它,读啊读啊读啊……你才能体会到这种快乐。

这段描述就像是我自己在回忆,这种铭心刻骨的感觉很难向外人说清楚,我也很少对别人说起,怕被笑话,但科幻迷之间是可以理解的。现在我们与阿西莫夫已经阴阳两隔,但“原力”让我们跨越时间心灵相通,那时,力与我们同在!



新书秀场

《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
切·格瓦拉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本书是切·格瓦拉回忆古巴革命战争的权威版本,收录24幅首次在国内公开出版的珍贵旧照,再现南美丛林中惊险跌宕的游击战争生涯。切·格瓦拉记录下的这些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为未来而战的革命战士,其中很多人在革命胜利后的古巴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附录部分收入切·格瓦拉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数封通信,细节丰富,对了解古巴革命战争历程以及切·格瓦拉本人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意义。

《衣柜》
[波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这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小说集中收录了三部作品:《衣柜》讲述一对夫妇被一只能量坑般神秘的旧衣柜吸引,最终住进里面不愿出来的故事;《房号》的叙述人是身为客房服务员的“我”,故事中,“我”游走于首都饭店的不同房间,循着蛛丝马迹捕捉客人留下的气息;《神降》则有关一位宛如创世之神的编程天才,他不断用程序构筑新世界,却又对人类屡屡失望……在这些富有超现实色彩的故事里,托卡尔丘克以她独特的“第四人称叙事”,探寻着日常经验之外的隐秘世界。

《大一统:元至元十三年纪事》
史卫民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书聚焦于元至元十三年,即公元1276年,这一年,蒙古铁骑挥戈南下,一路摧枯拉朽,兵锋直指临安,南宋君臣在忧虑和恐惧中或妥协或抗争,却始终无法抵挡统一的浪潮,偏安已久的南宋政权最终灭亡。作者以纪实的写作手法将这一年内发生的重大事件连缀成篇,在残酷而激烈的战争过程之外,描述了由社会变革带来的种种冲突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涉及众多历史人物和丰富的军事、经济、行政、宗教等方面的政策。书中先后出现了近300个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历史人物,皇帝、重臣、将军、义士、宫女……在这个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年份,他们演绎了种种令人长叹、或悲或喜的个人命运。

《老年实用手册:如何归纳自己的人生》
宗泽亚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这是一本专门为老人晚年生活设计的实用手册,系统地介绍了老人如何舍断离放、如何归纳自己的人生、如何转达个人终末意愿。手册中包罗了人生方方面面的信息,其中的记录能帮助老人正确地面对纠结,在离去前做好不后悔、不遗憾的准备。手册结合中国国情设计了诸多的表格,无须专业指导即可轻松完成,方便老人系统地归纳自己的人生。

文化随笔

通透而坦荡的历史观

□韩浩月

《未必说》是诗人、评论家叶匡政最新出版的文化随笔集,收录了近年来他发表在各媒体的文化评论、思想随笔等五十余篇。

全书分为四辑,每一辑的名字单拿出来,都是个好书名。《文化的意外》这一辑,作者站在“守正”的文化立场上,对新兴的流行文化概念给予了高站位的包容。

有一段时间,叶匡政专注于儒家的现代性发现,结合一些社会时事,把儒家智慧的一些闪光点,挪移到当下公共生活空间,迸发出颇具启发性的观点,在《传统的镜像》这一辑就是这些观点的集合。

“‘人’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主体”,这是叶匡政通过《历史的蒸馏》这一组文章给出的认识,对历史史实的尊重,是他得到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叶匡政认为,《左传》《春秋》《史记》等著作,归根结底就是为了给“人”找到合适的位置,“把历史看作一种不证自明的真理”,流露作者通透而坦然的历史观。

边界意识、公共意识、良心意识……叶匡政将一切有利于个人素质提升的标准与要求,都列入智识的范畴。中国人的勤劳与聪慧,隐忍与孤独,在进入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快车道后,往往会显出一些无所适从,《智识的张力》这一辑,重点讨论的便是如何学会分辨与取舍,以适应现代生活与从众,拥有智识,才能在变革的时代保持淡定与从容。

诗人出身的叶匡政在他的这本新著中,仍然保持着轻灵的语感,所以,哪怕所谈部分话题有些宏大或严肃,他都能够凭借对语言

敏感的掌握,帮读者打开一条宽阔且明亮的阅读通道。在新媒体语风的冲击下,叶匡政也坚持表达姿态的端正与观点传递的精准。

叶匡政在《未必说》里有着非常开放与前瞻的一面,早在十多年前他就预测一个属于互动文本的时代将要到来,而如今短视频、直播、弹幕等娱乐与交流方式的盛行,已经在验证他的说法。与一些人对此感到焦虑所不同的是,叶匡政认为这是一个必然发生的现象,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两脚一起跨进一个文化与娱乐产品大多被颠覆的时代。

文化人视文字为生命,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叶匡政似乎并不纠结于此,在互动文本时代,他尝试寻找文学新的载体与生命力,比如他认为,被排斥在文学秩序之外的声音,过去、现在与将来,都是文学的重要呈现形式。他从鲍勃·迪伦获得诺奖开始谈起,认为他的演唱与音乐,都是在向声音——这个伟大的文学传统致敬。出自游吟诗人之手的《荷马史诗》,在民间田间地头传播的《诗经》,最早都是声音魅力而非文字魅力征服了受众。

80多岁的黄永玉写《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书中使用了大量湘西与闽南方言,叶匡政认为,正是因为方言这种独特的声音,才使得黄永玉的记忆与文字都变得无比活跃,他写道:“文学的觉醒不仅仅是自我的觉醒,更是一种语言的觉醒。也就是说,成熟的作家都需要有一个艰难地寻找与发现自己语言的过程。”联想到那些日夜在网上使用方言进行直播的年轻人,按照叶匡政的观点,他们也是在另一个层面进行创作,并且他们的创作在泥沙俱下中,也显现出一种独特的活力,他们的声音与语言背后,是一种真实的、被遮蔽的现实生活。

从远古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从儒家到潮流,叶匡政的写作一直拥有一种在场感,他本人的立场是坚定的。但他的视野却是开阔的,因此,《未必说》的建设性要大于批判性,作者为读者提供一些信息,讲述一些道理,但也留给读者思考的余地,可以说的作者都说了,未必说的相信读者会懂,某种程度上,《未必说》这本书也有了一点互动文本的意思了。



《未必说》
叶匡政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